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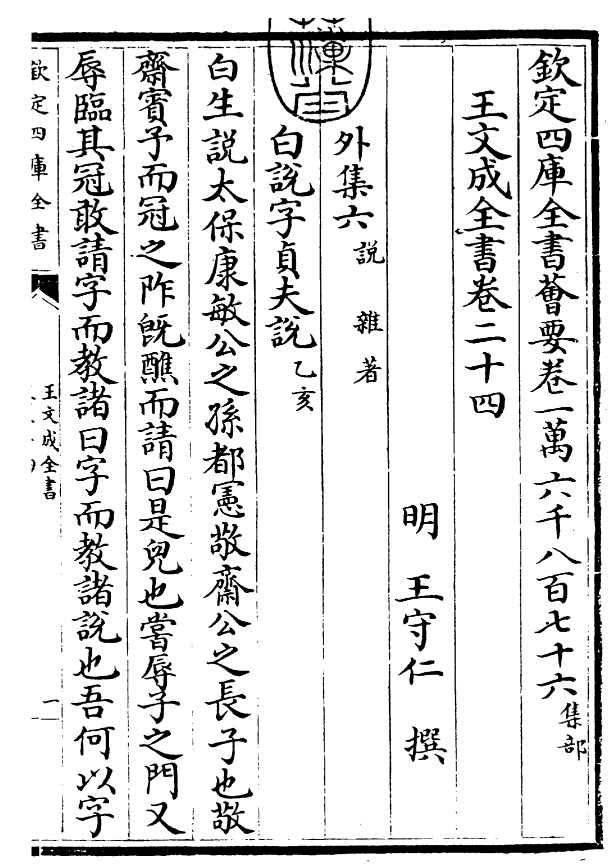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六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四

明 王守仁 撰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子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

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

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説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皃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説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説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説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

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

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

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為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躐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淅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

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

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荅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

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虚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敚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為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

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悦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

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為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

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盖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

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亦有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

而終身踐之推是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曰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塲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塲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胷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塲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脉出處詞氣亦條暢令人入塲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

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玆特以科場

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晩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閲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醖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黙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似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

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

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為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為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

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葢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葢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

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歴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

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税畆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

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

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説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

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

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

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

然則録而追咏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

不可得而覈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遥以絶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顔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

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茍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産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

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産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没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遥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曽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

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携其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處其室在揭陽别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為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遥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遥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為題其事

書諸陽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晩予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

弗覩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温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温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仲尼賛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顔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説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嘵嘵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則徳修毋謂已為已知而輙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輙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胷指天你

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 茂特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閒是非省了多少閒煩惱你

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胷指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説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庚辰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

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

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

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贑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揺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

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

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輙附録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頌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

意也吾從衆可予遂用之以寄遥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歳一華夫人之壽兹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歳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别予北上赴南宫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宫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

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為自尹彦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貎而為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

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予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為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予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予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予以為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

不平以為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眞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曽不覺其為心而相嫉媢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

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為是也亦未為不可而所以為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

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盖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毁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巳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毁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盖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

士者為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

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

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閻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

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竒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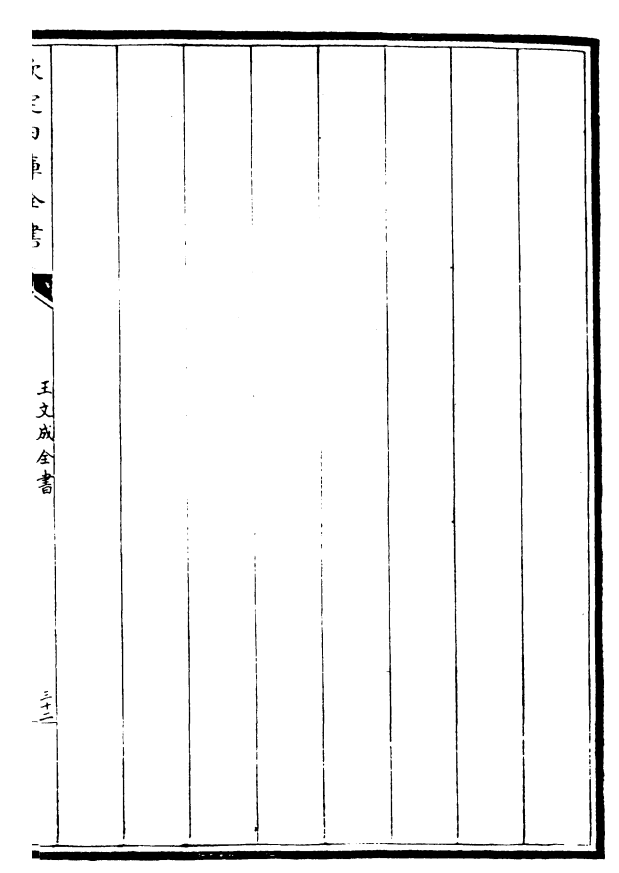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彦讀書講學於

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惵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説是謂良士由後之説是謂凶人我子弟茍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四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五

明 王守仁 撰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内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厓幅於物無牴于

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没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家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没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為於

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徳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

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遥未合葬盖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曽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

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内外少長戚踈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為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熻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為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

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為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為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為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為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輙為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

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俫衡彶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樸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罔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為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焞皆以道學為世名儒其後有為黙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為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太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猺患方議

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猺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為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為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巉山亙壑猺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

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士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猺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猺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為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輙為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産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衹服與物熙然無牴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

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賁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為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潁焞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穀墓誌銘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穀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説者謂顔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𪊽麛以夜

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虺蝮徧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穀何疑焉始昌穀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穀

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穀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穀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廼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兊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

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予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穀首肯良久曰沖舉

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穀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

子伯虬言昌穀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穀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説以待昌穀之反而昌穀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穀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

談藝録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穀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穀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廼謝棄脱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虚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

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

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為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為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

月九日壽葢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曽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内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趣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

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孚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子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橘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隤隤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文子之墓耶冀

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樸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涖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别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

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盖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棐棠東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為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懨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輙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

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絶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琛字文重父某祖某曽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為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懐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没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

伏櫪連城之珎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驤奚損於良嗚呼馬翁兹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賔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為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狥湖

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内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

於賢聖之學苟卒為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為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為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為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
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
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
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
晧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
以名德相承遂為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為浙
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追皇

朝建國廼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父諱新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為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

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䖏因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鬨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為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

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横豪屏息自土官
宣慰使皆懔懔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為地
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
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
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
諸邊備時朶顔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
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箈雲古北口黄花鎮
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

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窯以息軍民横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圉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藉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廵撫再改貴州項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廵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已已改北京工部復改

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
命出總川陜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丌仁楊
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鋭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
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陜閒遠近
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竒躬冒矢石前後
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
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為變衆至三萬餘流刼重慶保寧
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奬勵

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
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奬賜馳驛還仍進光禄大夫
録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峰書院於西湖之上
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
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耇詔進公階特
進光禄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
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
優之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孫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梗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畧于西陲實屏實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冦邦憲是肅帝曰司冦爾總

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搜既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徉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隮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弇阿為工方特為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盖公治長在縲絏之中

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為世所娼嫉卒以傾廢蹈墮又從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為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為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

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為後十餘年為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為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為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為奸人僕役呴濡喘息以蘄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俟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

之賴為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瞶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悉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

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為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之朝廷義其所為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具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甞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

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之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之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葢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

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騖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

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藾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粱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

屬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毋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

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毁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孟母為非訓今湛母

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為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䆫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

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盖為時甚久而為迹甚容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怍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内外無間交海内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騖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為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殁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為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

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娼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為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啟之有啟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烓致君臨歿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為之表誌林君既為之表

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為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頴悟不凡十六隨

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録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奏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録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

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宫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内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内

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震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内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内閣鈇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輙枷械之

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顔於此由是類從寛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内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

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虆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

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冗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絶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玩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硺於澄淵則明硺於濁水則昏硺於汙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汙穢下愚也天地間腷塞充

湍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内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没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

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禄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耋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

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徽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

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湘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犨獞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丁未破三湘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甞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謟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

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令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壓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葢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

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為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襜襜有冠翼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為冠為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寘頑則疇與汝不見

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怨匪怨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躁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譏孰訒而病謷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俳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顔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兹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

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靈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萎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

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謫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謫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絶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頼者神神之食于兹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兹土猶鄉之人也鄉

之人以其嘗讀書學道繆以為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為多藉之以為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眛輒為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

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塲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隂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

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塲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

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

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兹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嘘唏兮吾

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兹墟兮

祭鄭朝朔文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

嗚呼朝朔命實為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為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奥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歧今由大路嗚呼絶學幾年于兹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

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静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兹馳奠遥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涮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浰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内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兹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逺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浰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狳臭妖孽之

窟人將持刃�章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刬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洌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適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

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為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衆俾盡携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

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懐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玆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顔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顔子同壽覺而疑

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兾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赣即欲過家堅卧不出

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

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予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予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

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啟予之昏而警予之惰耶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恵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盖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

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為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

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輀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兹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獲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

愕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翱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兹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輙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凄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

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予與文相别數年矣去歳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内充其寛裕温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照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

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别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葵兹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嵯峨

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騖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

於禽獸之域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為異學嗚呼可哀也已盖自十餘年來而海内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濵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為鄉

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已之為兄尚謙之為弟已之嘗為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已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為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昆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為同志

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為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為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

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

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别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塲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為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為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亡

其身乎守忠之死盖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為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為海内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輀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孫勲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為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

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没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慼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没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

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晩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曽不能發揚盛美兹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仕鳴文 丙戌

嗚呼仕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仕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仕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

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仕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

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仕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内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濵有揚仕德仕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鳯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仕鳴昆季之生其潛啟嘿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黄馘槁檿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仕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仕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嗚呼元山眞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没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絶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狥俗苟容以鉤聲避毁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

盖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娼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盖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

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推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

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吴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吴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随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

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敭歴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為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為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

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為知人之累也今玆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保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保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

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飖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

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絶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户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

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葢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
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
死眞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
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
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
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
享爾妻子之烝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
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

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

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

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

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

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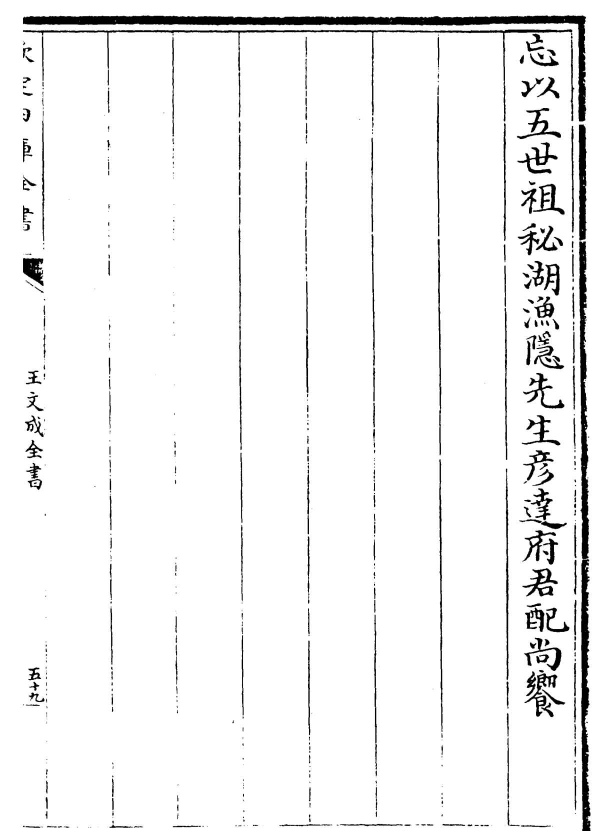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為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兹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没之

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承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分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



忌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尚饗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五